

召孫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黜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容待之忌數與齊公子馳逐重射孫子是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馬與彼上馬取君上馬與彼中馬取君中馬與彼下馬既馳三輩畢而四忌一不勝而時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闕者不搏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

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五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天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清水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史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到曰遂成堅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十家註孫子遺說序
求之而益深者天下之備法也叩之而不窮者天下之能言也為法立言至於益深不窮而後可以垂教於當時而傳諸後世矣儒家者流惟苦易之為書其道深遠而不可窮學兵之士嘗患武之為說微妙而不可究則亦儒者之易手蓋易之為言也兼三才備萬物以陰陽不測為神是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武之為法也包四種籠百家以奇正相生為變是以謀者見之謂之謀巧者見之謂之巧三軍由之而莫能知之迨夫九師百氏之說興而益見大易之義如日月星辰之神徒推步其輝光之迹而不能考其所以為神之深十家之註出而愈見十三篇之法如五聲五色之變惟詳其耳目之所聞見而不能悉其所以為變之妙是則武之意不得謂盡於十家之註也然而學兵之徒非十家之說亦不能窺武之藩籬尋流而之源由徑而入戶於武之法不可謂無功矣頃因餘暇撫武之微旨而出於十家

之不解者畧有數十事託或者之間具其應
答之義名曰十註遺說學者見其說之有遺
則始信益深之法不窮之言庶幾大易不測
之神矣榮陽鄭友賢撰

卷六
五

孫子遺說

或問死生之地何以先存亡之道曰武意以
兵事之大在將得其人將能則兵勝而生兵
生於外則國存於內將不能則兵敗而死兵
死於外則國亡於內是外之生死繫內之存
亡也是故兵敗長平而趙亡師喪遼水而隋
滅太公曰無智畧大謀疆勇輕戰敗軍散眾
以危社稷王者慎勿使爲將此其先後之次
也故曰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
主也

或問得筭之多得筭之少況於無筭何以是
多少無之義曰武之文固不汗漫而無據也
蓋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彼我之筭盡於
此矣五事之經得三四者爲多得一二者爲
少七計之校得四五者爲多得二三爲少
五七俱得者爲全勝不得者爲無筭所謂冥
冥而決事先戰而求勝國乾沒之利出浪戰
之師者也
或問計利之外所佐者何勢曰兵法之傳有
常而其用之也有變常者法也變者勢也書

者可以盡常之言而言不能盡變之意五事
七計者常法之利也說道不可失傳者權勢
之變也守常而求勝如膠柱鼓瑟以書御馬
趙括所以能書而不能戰易言而不知變也
蓋法在書之傳而勢在人之用武之意初求
用於具恐具王得書聽計而無己也故以此
辭動之乃謂書之外尚有因利制權之勢在
我能用耳

或問因糧於敵者無遠輸之費也取用必於
國者何也曰兵械之用不可假人亦不可假
於人器之於人固在積習便執而適其短長
重輕之宜與夫手足不相鉅錙而後可以濟
用而害敵矣吾之器械不便於用敵之器吾
不習其利非國中自備而習慣於三軍則安
可一旦倉卒假人之兵而給己之用哉易曰
萃除戎器以戒不虞太公曰慮不先設器械
不備此皆言取用於國不可因於人也
或問兵以伐謀爲上者以其有屈人之易而
無血刃之難伐兵攻城爲之次下明矣伐交
之智何異於伐謀之工而又次之曰破謀者